

中國文學入論第三種

中國駢文概論

南開大學教授 瞿兌之 著

目次

一	總論	一
二	從三百篇到楚詞	三
三	賦	八
四	魏晉文與陸機	一〇
五	駢文之論	一四
六	寫景文與齊梁體	一六
七	書札文與徐陵	二一
八	哀江南賦	二五
九	滕王閣序	三一
一〇	文心雕龍與史通	三六
一一	唐代之駢文與古文	三九
一二	陸贄	四二
一三	李商隱	四四
一四	宋四六	四六
一五	清駢文	四八
一六	律賦與八股	五三
一七	八股與駢文	五五

中國駢文概論

一 總論

中國許多口語，是以駢體出之的。是先有了駢體的組織，然後變成口頭的習用語呢？還是口語在無形中採用駢體的形式呢？固然許多成語本來是以駢體組織的，後來便成了習用語。但是我們不能忘記，中國語的特點在單音。因為單音的原故，所以用駢體組成的語句，容易引起聯想與美感。古經典的多用駢句，不外這個理由。文心雕龍已經舉幾個例，如易經的『雲從龍，風從虎』，書經的『罪疑惟輕，功疑惟重』，此外如老子的『大器晚成，大音希聲』，『無名天地之始，有名萬物之母』，莊子的『鶴鷄巢林，不過一枝；鸚鵡飲河，不過滿腹』，都是在口語中我們也常聽見『向天索價，就地還錢』，『明槍易躲，暗箭難防』一類的話。

大凡古來的名言佳句，必是駢偶的。阮元說得最好：『同爲一言，轉相告語，必有愆誤。故必寡其詞，協其音，以文其言，使人易於記誦，無能增改。』駢偶是天賦予中國文字的特點，利用這特點方才有許多美文。我們近代通行的文體，究竟是什麼？我們所黨染浸潤的文風，究竟是什麼？老實說，因為科舉功令的關係，因為社會習俗的關係，一方面是所謂唐宋八大家的古文，一方面是殘餘的駢文的雙種——八股。二者融合起來，成功一種庸濫淺熟的文格，我們便陶鎔於其中，陷溺於其中而不自覺。（古文與八股融合之說，孫星衍已創之。其序洪鈞軒文鈔云：『明季以來，以八比課士，其選唐宋八人文集，多取徑於時文。習見者疑爲古文定格。』）

這種情形，通行了五六百年時期，不爲不久了。宜乎勢力深厚，不容易使人覺悟。於是倒把中國文學的真正黃金時代，忘在一邊了。普通所謂駢文，大概指兩漢以至初唐這一段盛行駢偶的文章——我現在也大致是這樣解說——這一段時期中，確曾出過不少的文學天才，確曾遺留不少的傑構，他們沒有什麼義法的拘束。

就是駢偶，也並不是每句非對不可，就是用典，也不是每篇非用典不可，所用的典，也不是非叫人不學不可。他們能細膩的親切的寫景，能密栗的說理，能宛轉的抒情。能說自己所要說的話，能說了叫人同情而不叫人作嘔。這些都是駢文裏面的好處，而近五六百年通行文體裏面所不容易找到的。

駢文應該全被這五六百年的人忘了，——除掉他的孽種八股而外——然而也沒有全忘。這是什麼原故呢？只因古文只能教人作論，只能作無用的文字，而適於現實生活的，比如寫一封客氣點的信之類，卻又非乞靈於駢文不可。所以駢文究竟不能全被抹殺。因此之故，駢文也就更不能被人真切的了解。所以我以為如果要想懂一點中國文學，必須撇開這些束縛來欣賞駢文，來看看駢文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及其影響。這部小書便是應這種需要而作的。

著者之意，不企圖在這裏講駢文的作法，因為駢文指南一類的書，也不算少了。而且著者之意，以為駢文是不可教不可學的。駢文與非駢文，根本上沒有明顯的界限。駢文也沒有什麼一定的格式。與其講作法，不如講看法。能看駢文，則作起文來，自然可以得一點益處。著者也不願意用一班文學史的作法來講駢文，因為那樣太拘板了，太周到了，反而使讀者不能抓住問題的中心。所以只分為若干題目，略略按他們的因果次序來說明。其中為極力避免枝節起見，將許多人及他們的文章都割愛了。寧可受不完備的譏刺而不願意開雜貨店。所以第一從三百篇講到離騷，以闡明駢文之起源。第二講賦的種類。第三講漢魏文體，而尤注重於陸機。第四講駢文中之論，並略及公牘文字。第五講齊梁體與寫景文，而鮑照鄒道元的佳處，在此得以略加闡發。第六講書札文與徐陵。第七講哀江南賦及庾信之其他作品。第八講滕王閣序和初唐四傑之一派。第九講劉勰的文心雕龍及劉知幾的史通，因為他二人都是文學批評家。第十講唐代駢文與古文的關係，因而說明唐以前與唐以後文章體格的變化。第十一講開闢宋派的陸贄。第十二講李商隱。第十三講宋四六。第十四講清代的駢文。第十五講駢文的支流，就是律賦與八股。連上這篇總論，共十六篇，大約不但駢文，就由漢至唐的文學史

大綱也備於此矣。

二 從三百篇到楚詞

中國古代的長篇韻文——詞賦——成熟時期，無疑的要推屈原時代了。在詩與散文未曾畫清分野以前，我們隨處可以看見後來所謂詞賦的萌芽，散布在各種文字之中。班固說：「賦者，古詩之流也。詩有六義而賦居其一。」賦當然是從古詩蛻嬗出來的。按賦之字義是鋪的意思，然則凡是鋪敘一種事實或景象的，便是賦的體裁。試舉三百篇中的君子偕老：

……玼兮玼兮，其之翟也。鬢髮如雲，不附鬢也。玉之瑱也，象之播也。揚且之皙也，胡然而天也，胡然而帝也。瑳兮瑳兮，其之展也。蒙彼繻兮，是繼祥也。子之清揚，揚且之顏也。展如之人兮，邦之媛也。

看他這首詩，描寫一個貴婦人的容貌態度服色，如此之出力，顯然是後來賦家所託始。再舉曹植洛神賦中描寫洛神的一段相比照。

其形也，翩若驚鴻，婉若游龍。榮曜秋菊，華茂春松。鬋霧兮若輕雲之蔽月，飄飄兮若流風之迴雪。遠而望之，皎若太陽升朝霞；迫而察之，灼若芙蕖出渌波。襃纖得衷，脩短合度。肩若削成，腰如約素。延頸秀項，皓質呈露。芳澤無加，鉛華弗御。雲鬢峨峨，脩眉聯娟。丹脣外朗，皓齒內鮮。明眸善睐，鬋輔承權。環姿媚逸，儀靜體閑。柔情綽態，媚於語言。

經此一番對照，可以了然從詩到賦蛻嬗的痕迹。

屈原時代，何以纔是詞賦成熟的時期呢？我們先要知道南北兩民族思潮的關係。（看顧實中國文學史大綱頁六六以下。）自春秋以來，南方有一個新興的民族——就是楚！楚在南方，雖然為中原之人所擯棄，然而以其不斷的向上努力，不獨在事功上，隱然握中原政局之重心，在文化上，也漸漸形成特殊勢力。左傳所記楚人以文學道德才能抗衡於中原士大夫的很不少。左史倚相，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，則中原的學術，都

望之有遜色。國力雄厚，則文化勢力隨而增長，這是一定之理。國風裏面沒有楚風，我們無從確切知道春秋時代楚國文學精神是怎樣，然而從楚國獨有語言風俗這一點看來，知道楚國文學必有特殊性質。（左傳說）鍾儀在晉操南音，又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等，皆足證明楚國另有語言。）

在孔子的時代，據史記說，楚昭王曾經慕孔子的大名，預備請他去，而他沒有去。孔子似乎沒有到過楚國，然而孔子已經講到南北兩民族的性格了。中庸上孔子對子路說：

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，不報無道，南方之強也，君子居之。衽金華，死而不厭，北方之強也，而強者居之。

基於自然環境之關係，南方民族容易發揮一種流動而富於感情與想像的思想生活，所以從老子以次之思想家，多屬南方人。老子的思想，影響於純文學者尚少，而莊子的思想，則確與屈原以下之南方文學派——詞賦派——有關。

如今試檢莊子之文，雖然全具散文的形式，而他的一種虛幻瀟灑之風格，實與後來詞賦相近。至於荀子，則完全以賦的體裁爲文。（荀子有賦篇）莊荀雖不同家數，卻都是南方學者，可以說是南方文學由他們兩位開基了。

關於屈原的身世，前人有不少的考索，但原於史文的簡略，始終不能一一詳知，但所可確言者，他的身世，當楚懷王的時代，爲楚國危急存亡之秋，也就是結束上古史而開闢中古史之一關鍵。

在春秋的末期，周初分封的同姓與功臣之國漸漸因長期的爭鬪，而呈不振的現象。惟有楚國，自春秋初期開始發展，爲不斷的努力，始終不懈，雖然經過幾次的挫折，依然能維持優越的地位，以睥睨全局。本來南方的吳越也都駁駁有抗衡中原之勢，無奈兩下併的結果，終於從戰場上退了下來。在戰國時期之中，一方是齊趙韓魏燕等，爲中原舊勢力的代表；一方是新起之秦，爲西方新勢力的代表；一方便是楚，爲南方新勢力的代表。三者之中，中原舊勢力，已經不甚有振興之望，只剩下秦楚兩種之爭衡，而無奈楚國君臣都不爭氣，造成秦

國獨霸之機會，屈原便在這種環境之下，感懷他的身世，而寫成無數的文學作品。

在物質上，楚國是失敗的，而在思想上，屈子的文章，與荀卿李斯的政治主張均支配了周以後的中國。這不能不說是中古史開場的一件很奇怪的事。

劉勰在文心雕龍的辨騷篇說：『自風雅寢聲，莫或抽緒。奇文鬱起，其離騷。固已軒蓋詩人之後，奮飛詞家之前。豈去聖之未遠，而楚人之多才乎？』又說：『固知楚詞者，體慢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。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。』他的意思，是以離騷直接詩經，而為詞賦的開山祖。（文心雕龍 詮賦篇又云：賦也者，受命於詩人，拓宇於楚詞也。）這是極恰當的論評。有離騷而後有漢人的詞賦，詞賦應用在一班的文體上，於是成為駢文，所以講駢文，不能不託始於離騷。

離騷一篇，據王逸章句稱為離騷經，然而通常只以離騷為名，離騷者猶離憂也。（史記 屈賈列傳）據王逸的序說：

離騷經者，屈原之所作也。原與楚同姓，仕於懷王，為三闖大夫。同列大夫，上官靳尚妒害其能，共譖毀之。王乃流屈原，原乃作離騷。

他的本事是如此。他的體裁也就是介於散文與韻文之間的，兼有紀事抒情兩種作用的長篇文。在離騷以前，我們所知道的，還沒有過如此長篇之作。

離騷的美處，就格調而論，一在於變短句為長句，而以兮字間隔之。於是將國風嚴肅質直的風格，一變而為散漫紆徐宕逸飄忽。一在於文意上的往復纏綿，因為句調的解放，所以文氣紆徐；而複雜的意義都可以傳寫得委曲詳盡。一在取材的廣博，孔子說：『觀於詩，可以多識鳥獸草木之名。』而離騷更於鳥獸草木而外，兼以古賢聖神靈美人為資料。所以幻想所到，無一不可搜采，一加點綴，便呈燦爛紛披之美觀。以上三種特點，實是後來駢文家所以奉離騷為不祧祖之原因。

至於離騷篇章之美，在乎他的汪洋恣肆，似無組織而有組織，似有層次而無層次；已說的話不避重複，未完

的話不遽停止，真如水流雲起，在有心無心之間。

一篇之中，先述本人的家世歷史性情志向，中述以忠直被讒，乃訴於天神賢聖，終之以遠游迴顧，不勝眷戀之情，猶恐人不能盡喻其意，篇終加以亂曰：

已矣哉！國無人莫我知兮，又何懷乎故鄉。既莫足與爲美政兮，吾將從彭咸之所居。

亂者，據王逸說「理也，所以發理詞旨總撮行要也。」篇終而加以亂，遂爲後來賦家相沿之公式。在長篇詠歎往復之後，似乎確有加此一段以申明意旨之必要。

就他一篇之中格調意義而加以分析，則有下列五種：

一 完全敘事的，如『帝高陽之苗裔兮，朕皇考曰伯庸。攝提貞于孟陬兮，惟庚寅吾以降。』

一 議論的，如『昔三后之純粹兮，固衆芳之所在。雜申椒與菌桂兮，豈惟紉夫蘭茝。何桀紂之昌披兮，夫捷徑以窘步。惟黨人之偷樂兮，路幽昧以險隘。豈余身之憚殃兮，恐皇輿之敗績。』

一 比較的，如『余既滋蘭之九畹兮，又樹蕙之百畝。畦留夷與揭車兮，雜杜蘅與芳芷。冀枝葉之峻茂兮，願埃時乎吾將刈。雖萎絕其亦何傷兮，哀衆芳之蕪穢。』

一 幻想的，如『跪敷衽以陳詞兮，耿吾既得此中正。馳玉虬以乘鷖兮，溘埃風余上征。朝發軔於蒼梧兮，夕余至乎縣圃。欲少留此靈瑣兮，日忽忽其將暮。』

一 問答的，如『女媧之嬋媛兮，申申其畀余。曰鮌婞直以亡身兮，終然天乎羽之野。』

所謂楚詞，乃是以屈原的作品爲中心的一篇楚國文學集。他的內容如左：

離騷 九歌 九章 卜居 漁父（以上屈原） 九辯 招魂（以上宋玉）

離騷是楚國流行的文體，屈原不過稍加改革，有九歌可爲鐵證。據王逸說：『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，昔楚南郢之邑，其俗信鬼而好祠，其祠必作樂鼓舞，因爲作九歌之曲，託之以諷諫也。』

今試錄九歌中之湘君一段，與上面摘錄之離騷相較，不獨格調相近，即詞句亦多相類，不過句稍短而已。

君不行兮夷猶，蹇誰留兮中洲。美要眇兮宜脩，沛吾乘兮桂舟。令沅湘兮無波，使江水兮安流。望夫君兮興咨，涕橫兮怨春。駕飛龍兮北征，遭吾道兮洞庭。薛荔拍兮蕙綳，水荇澆兮蘭旌。望涓陽兮極浦，橫大江兮揚纜。揚纜兮未極，女媭媛兮爲余太息。橫流兮激濑，隱思君兮陟側。桂櫂兮蘭棹，馳冰兮積雪。采薛荔兮水中，攀芙蓉兮木末。心不同兮媒勞，不喜兮輕絕。石瀨兮淺淺，飛龍兮翩翩。交不忠兮怨長，期不信兮告余以不聞。朝馳騁兮江皋，夕弭節兮北澗。鳥次兮屋上，水周兮堂下。捐余袂兮江中，遺余佩兮澧浦。采芳洲兮杜若，將以遺兮下女。時不可兮再得，聊逍遙兮容與。

楚詞在離騷以後，以宋玉的招魂爲最富有個性的創作。據王逸說：『宋玉憐哀屈原，厥命將落，作招魂，欲以復其精神，延其年壽也。』他的意境與離騷無二致，而思想之恢詭，格調之新奇，又是一番氣象。

他的兩方色彩，較屈原尤爲濃厚。屈氏用兮字煞尾，猶是周代通行的語助。宋氏用些，（讀所賀切）則竟是楚國的方音。

招魂大旨是託爲上帝的意思，叫巫陽下來招賢人的魂，於是歷數東南西北四方與上天下地之不可以居，而勸魂之歸反故居，再述故居山川草木珍異，飾飾姬侍帷幙，飲食鐘鼓歌舞，博弈鐘燭之盛，以動其心。篇末數語：『湛湛江水兮上有楓，目極千里兮傷春心，魂兮歸來哀江南。』以草木山川時令地理組織成文，最爲清麗哀婉。不獨爲詞賦家所祖述，並且漢魏以來的詩家，也無不沾溉其餘蘊。——湛湛江水上有楓，目極千里傷春心，魂兮歸來哀江南，去掉兩個兮字，這不是極好的七言詩句麼？

招魂的作法，以逞辯飛文見長。用種種侈談以當游說，後來便衍成所謂『七』的一體。第一個便是枚乘的七發。假託楚太子有疾，而吳客往說之，先說以聲音之至悲而不能聽，次說以飲食之至美而不能嘗，又說以車馬之至駿而不能御，又說以臺館聲色之至樂而不能游，又說以校獵之至壯而陽氣始見於眉宇，又說以廣陵濤之怪異，然後終之以方術之士要言妙道，太子聞之，霍然病已。

又說文章體制之不同。『詩緣情而綺靡，賦體物而瀏亮，碑披文以相質，誄纏綿而悽愴，銘博約而溫潤，箴頓挫而清壯，頌優游以彬蔚，論精微而朗暢，奏平徹以閒雅，說煒燁而譎詭。』

又說一篇之中條理秩序之不可紊亂。『或仰逼於先條，或俯侵於後章，或辭害而理比，或言順而義妨，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。』

又說一篇之中主意之不可不立。『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適，極無兩致，盡不可益，立片言而居要，乃一篇之警策，雖衆辭之有條，必待茲而效績。』

又說出語之不可蹈襲。『雖杼軸於余懷，恍他人之我先，苟傷廉而愆義，亦雖愛而必捐。』

又說瑕瑜互見之不可免。『彼榛楛之勿翦，亦蒙榮於集翠，緜下里於白雪，吾亦濟夫所偉。』

又說文章情貌之萬殊。『若夫豐約之裁，俯仰之形，因宜適變，曲有微情，或言拙而喻巧，或理朴而辭輕，或襲故而彌新，或沿濁而更清，或覽之而必察，或研之而後精……』

又說難易成敗之不由自主。『若夫應感之會，通塞之紀，來不可遏，去不可止……是以或踴情而多悔，或率意而寡尤，雖茲物之在我，非余力之所勦。』

陸氏之文，最長於說理境。其綿密精透，無他人能及。每發一題，必將他的反面正面如剝繭抽蕉一般，用恰切的譬喻，精整的句調，傳達出來。這實在是他在文學史上能佔偉大地位的原故。

他這種文體，最容易看出最容易摹擬的，無過於演連珠五十首（文選五十五）選幾首最精美的錄於左：

臣聞尋煙染芳，薰息猶芳。徵音錄響，揆終則絕。何則？垂於世者可繼，止乎身者難結。是以玄晏之風，恒存動神之化已滅。臣聞獨非其類，雖疾弗應。恐以其方，雖微則順。是以商龜深山，不與盈尺之靈，谷風乘條，必降彌天之澗。故暗於治者，唱繁而和寡；審平物者，力約而功峻。

將這種說理的能力應用在說理的文字上，便覺得非常深透。

兼士賦序（文選四十六）夫立德之基有常，而建功之路不一。何則？痛心以爲貴者存乎我，因物以成務者讓乎彼。存乎我者，隆殺止乎其域；歸乎物者，豐約唯所遺過。落葉俟微風以隕，而風之力重焉；孟嘗連橫門而泣，而琴之感以末。何者？欲隕之葉，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，不足煩其響也。

不獨說理之文，卽抒情之文，在陸氏亦必重疊反復，申喻引證，使其理透闢，其情顯露，而讀者領略他的文境，也如身入九曲珠中蟻行之路，趣味深永無窮。尤其造句鍊字，無一不精，更令讀者欲不細心咀嚼而不可得。在他的弔魏武帝文序中（文選六十）最可顯出這種文境。

夫日食由平交分，山崩起於朽蠹，亦云數而已矣。然百姓怪焉者，豈不以貴高明之質而不死，卑濁之氣，居常安之勢而終嬰傾靡之患故乎？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體之內，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。已而格於上下者，藏於區區之木，光於四表者，窮乎蕞爾之土，雖心摧於弱情，壯圖終於衰志。長算屈於短日，遠跡頓於促路。烏乎登特聲史之異圖，景駭黎之怪類，岸乎？

他這一段話，無非說大人物也有死時，他卻將大字死字，描寫得如此刻露深透，使人除了解他的理論，復加無限的感慨。再看他的歎逝賦（文選十六）

悲夫！川隨水以成川，水窮涸而日度。世閱人而爲世，人冉冉而行暮。人何世而弗新，世何人之能故？野每春其必華，草無朝而遺靡。經終古而常然，率品物其如素。譬日及之在條，恒雖盡而弗靡。

此不過說人世難常，而用意必比人更深一層，措詞必比人更警切一倍。自然容易動人。齊梁以後，還宗此法。例如：

謝朓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箋（文選四十）……腸關漢汗之水，願朝宗而每竭；鸞臺之葉，希沃若而中疲。何則？舉壤搖落，對之惆悵；歧路西東，或以歇絕。况迺服義徒靡，歸志莫從，猶若墜雨，顯似秋帶。

與陸機同時齊名的，自然是潘岳。潘氏有名文字，如西征賦、閑居賦、秋賦、與馬濟督隸等，沒有什麼十分獨到之處，值得我們申說的。他的文境，不及陸氏之精深，文體亦不全一致。舉一個極微細的例子，陸氏的賦，從不用兮字插入句之中間，所以格外顯出雄厚勁健的格調，而潘氏則並不然。

潘氏的特點恐怕還在他的善寫悲哀。他曾爲任子成夫人作寡婦賦（文選十六）任夫人是他的姨妹。據說「少喪父母，適人而所天又隕，孤女藐焉始孩，斯亦生民之至艱，而荼毒之極哀。」題材既如此之好，無怪他寫得十分悲切。

……靜閣門以銷居兮，塊然獨而靡依。易綿茵以苫席兮，代羅幃以素帷。命阿保而就列兮，寬巾簪以舒悲。口嗚咽以失聲兮，淚橫迷而霑衣。愁煩寤其誰告兮，提孤孩於坐側。時嗷嗷而向背兮，日杳杳而西匿。雀羣飛而赴楹兮，雞登樓而歛翼。歸空館而自憐兮，撫衾調以歎息。思羅幃以暫亂兮，心摧傷以愴惻。噫嚅嗚而過過兮，四節運而推移。天凝露以降霜兮，木落葉而隕枝。仰神宇之寥寥兮，瞻盛衣之披披。退幽悲於堂隅兮，進獨拜於林垂。耳慳想於瞻昔兮，目矚驚乎平業。鈿冥冥而問骨兮，猶依依以懸附。痛存亡之殊制兮，將遷神而安厝。飄飄其風驚兮，飛旋以啓路。輪按軌以徐進兮，馬悲鳴而踟躕。潛驚過其不反兮，殷憂結而難訴。嗚形影於几筵兮，馳精爽於丘墓。自仲秋而在疚兮，陰履霜以隆冰。雪霏霏而驟落兮，風澌澌而風興。霽冷冷以夜下兮，水濛濛以霧凝。志忽恍以遷越兮，神一夕而九升。庶浸遠而哀降兮，情惻惻而彌甚。願假夢以通繫兮，目炯炯而不寢。夜涉涉以愴愴兮，寒凄凄以凜凜。氣憤憤而乘胸兮，涕交橫而流枕。亡魂逝而永遠兮，時歲忽其其邁。容貌區以頓報兮，左右悽其和感。感三良之殉業兮，甘捐生而自引。鞠稚子於懷抱兮，羌低迴而不忍。獨指景而心誓兮，雖形存而志隕。

這一篇言哀之作，將新喪之寡婦一片思想後痛澈心脾之心理，抒寫無遺。任何人不能不說確是其心中所欲言，任何人也不能不下一掬同情之淚了！

五 駢文之論

文心雕龍論說篇說：「原夫論之爲體，所以辨正然否，窮於有數，追於無形，迹堅求通，鈞深取極，乃百慮之筌蹄，萬事之權衡也。故其義貴圓通，詞忌枝碎，必使心與理合，彌縫莫見其隙，詞共心密，敵人不知所乘，斯其要也。」

尋常的見解，必以爲論說一體非駢文所宜。因爲論說是發揮義理的，而駢文以詞藻爲重，爲格律所拘，發揮義理，便有所不足，殊不知以駢文作論說，正可利用他的詞藻，供引伸譬喻之用，利用他的格律，助精微密栗之

觀。

自西漢末葉以來，已經有以駢體爲論說之趨勢。如匡衡等人的奏疏就是。東漢以後，尤其通行。魏晉人好談義理，那時人的著作，多半以似駢似散的形式出之。往往極盡上文所謂精微密栗的能事。這裏姑且取魏時李康的運命論（文選五十二）作一個代表。試看他左列的一段：

故曰治亂運也，窮達命也，貴賤時也。而後之君子，區區於一主，歎息於一朝，屈原以之沈湘，賈誼以之憂憤，不亦過乎？然則聖人之所以爲聖者，蓋在乎樂天知命矣。故遇之而不怨，居之而不疑，也。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，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。譬如水也，遭之斯爲川，焉塞之斯爲淵。焉升之於雲，則雨施；沈之於地，則土潤。體清以洗物，不亂於濁；受濁以濟物，不傷於清。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。夫忠直之逢於主，獨立之真於俗，理勢然也。故木秀於林，風必摧之；出於岸流，必澗之行。高於人，衆必非之。前監不遠，覆車輒軌，然而志士仁人，猶蹈之而弗悔，操之而弗失。何哉？將以遂志而成名也。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，求成其名而歷謗議於當時，彼所以處之蓋有算矣。

看他的主意，只是說命運有一定，所以只求行其所安，不必計利害禍福。而推闡盡致，一層深過一層，卻又一層顯似一層。

拿這種文章與所謂唐宋八大家相較，同一說理，卻是風度大兩樣了。譬如演說，八大家（尤其是宋人）彷彿是揜拳擲袖，指手畫腳的演說家，聲音態度可以使人興奮。然而久聽之後，不免嫌他粗豪過甚，沒有餘味。如其不然，便是搖頭擺尾，露出酸腐的神情。再不然，便是揜手揜腳，吞吞吐吐，一味的矯揉造作。倒還不如明朝有幾個人的小品文字，尖新疎淡，好像不衫不履的人說兩句俏皮的冷話，還易於受人歡迎。惟有魏晉人的說理文，纔真是安雅和平，清談娓娓，不矜不躁，態度自然，使得聽的人可以肅然改容，穆然深思。

這種魏晉風度，久已平在我民族中間爲人所忘懷了。初唐盛唐，尙略存一二，自此以降，愈去愈遠，一直到最近文體解放，才稍稍有人注意。若以窮則變變則通的公理推測起來，魏晉文還有被採取的趨勢，尤其是應用在說理文上。

李康運命論而外，劉孝標有兩篇論（辯命論與廣絕交論）是很有名的。不過到了齊梁文人，總有一種習氣，

他們總愛將詞藻來掩蓋一切。於是不免有詞勝於理的毛病。所以雖是說理的文章而看上去也是光怪陸離，與抒情寫景文差不多一樣。

至於論史之文，最可愛的莫過於干寶的晉紀總論。他描寫晉朝朝野風氣之壞，感慨淋漓，使千百年之後讀之如在目前，也是文章聖手。

……又加之以判賞純備之士，履之不二之老，風俗淫僻，恥尚失所。學者以莊老爲宗，而黜六經，談者以虛薄爲辯，而賤名檢，行身者以放蕩爲通，而狹節信，進仕者以布得爲貴，而鄙居正。當官者以望空爲高，而笑勤惰……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，情體弄於貴賤之途。選者爲人擇官，官者爲身擇利。而秉鈞當軸之士，身兼官以十數，大極其尊，小錄其要，機事之失，十恒八九。而世族貴戚之子弟，陵邁超越，不拘實次，悠悠風靡，皆奔騰之士，列官千百，無讓賢之舉。子胤著崇讓而美之，雀子推網九班而不得用，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，其婦女莊嚴，軀皆取成於婢僕，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，中饋酒食之事也。先時而婚，任情而動，故皆不恥淫泆之過，不拘妒忌之惡……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樁而去其鑿，譬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，如火斯蓄而離其薪燎也。國之將亡，本必先亂，其此之謂乎。

這種文章不躁不矜，清微遜避，若比起唐宋八大家來，一個像風流蘊藉的人，從容揮塵。一個便像村夫子說書，口沫橫飛，聲嘶力竭了。

在這裏有幾句附帶應說的話，六朝人，以有韻偶行者爲文，而單行者爲筆，有許多文字是不能不單行的。就在駢文成了定型的時代，仍有些公牘文字，仍用單行文，選中有任昉奏彈劉整一篇所引的訴狀，可以看出。但是公牘文字，卻單偶兼行，附錄一個榜樣在這裏，以備一格。

齊書吳郡太守使檢課表(駢體文鈔十一)前臺使督運切調恒相，相望於道。及臣至部，亦殊不疎。凡此輩使人，既非詳慎勸順，或貪險崎嶇，要求此役，朝辭禁門，情應卽異。暮宿村縣，威福便行。但令朱鼓，載完鐵鑿，徵具顧盼左右，叱咤自專。攝宗斷族排輕斥重……其次梓標寸紙，一日數至，徵付切里，俄刻十催。四鄉所召，莫辨枉直。孩老土庶，俱令付獄。或尺布之運，曲以當匹。百錢餘稅，且增爲千……值今夕酒，露肉飢，卽附申教格，明日禮經，貧薄便復不入。恩科，實善微闕，鑄鑿孽情。風塵駭勝，隨忿而發。及其純蘇轉積，糶粟盈運。則分闈他境，近則託實吏民，反請郡邑，助民餼緩。

六 寫景文與齊梁體

酈道元恐怕是古今很少有的學者而兼文學家了。水經注這部書，在那交通梗阻圖籍缺乏的時代，是很不容易着手的；而他不但敘述得那樣有條理，並且能以敏妙的文筆，將一切景物活躍的描寫出來，使讀者只覺得他是一部動人的游記，而並不是死板板的地理書。我不光是欽佩酈氏，我尤其詫異何以酈氏以後的人，竟沒有追上他而加以發揮光大的。

後人學酈氏的不是沒有。最著名的便是柳宗元。柳氏的小游記和他的詩一樣，的確也很孤峭遒美。雖然柳氏不能像酈氏應用在學術的著作上，也幾乎後無來者了。酈氏當時的文體，質直凝重，雖然形式上不是很嚴格，不能脫駢文的氣息。而柳氏則完全是以散文形式行之，所以在這本書內，姑且不細談。

清中葉以後，常州派的駢文家，在寫景文內頗想學水經注，但是他們陷於尖新的毛病，終不能趕上酈氏之雅重。左列是水經注鉅平城的一段。

其水夾御路南流，逕魏西魏神瑞三年又建，百樓櫺甚高峻，加觀樹於其上，表裏飾以石粉，瞻瞻麗麗，綺白綺分。故世謂之白樓也。後置大較於其上，晨昏伐以千椎，為城里諸門啓閉之候，謂之戒晨鼓也。又南浮島，與寺西，是大師昌黎王彌晉國所造，有五層浮圖，其神像皆合青石為之，加以金銀火齊采綵之上，煒燁有精光。又南蓮水，擊七級浮圖，西其制甚妙，工在實變。又南蓮出郊郭，魏柳陸街，赫橋被浦，公私引壘，用周圍漸長，塘曲池所在布漫，故不可得而論也。

酈道元是北朝人，同時在南朝的有鮑照，也很有這種風格。他的游記文字不多，只有一篇大雷岸與妹書，卻是很發代表的了。他的妹就是鮑令暉，本來也是個女作者，大約寫此書的時候，也不是隨便下筆的。

看他的寫景，很使了一番大勁。

向因滸頓，懸觀川陸，遠神清渚，流眺方曠，東顧五州之隔，西眺九派之分，窺地門之絕景，望天際之孤雲。長關大念，隱心者久矣。南則積山，萬狀爭巖，高含鐘，欽景，參差代雄，凌跨長隴，前後相屬，帶天有甌，橫地無窮。東則砥，原遠隔，亡端，險際，寒運夕卷，古樹雲，平，旋風四起，思鳥羣，醉聽無聞，極視不見。北則陂，池滂演，潮漲運，亭萬收，積，菰蘆所聚，酒波之鳥，水化之鳥，奮吞感，強捕小，就噪，驚，粉粉其中。西則迴，江永，指長波，天合，滔滔何窮，漫漫安極，創古迄今，抽繆相接，思靈波，淪，悲，滿，潭，駭，煙，歸，八表，終為野塵。而是注，集，長，寫，不，滿，修，靈，浩，蕩，知，其，何，故，哉。西南望廬山，又特驚，異，基，餘江，湖，幸，與，展，漢，逐，接。上常積，雲，巖，巖，錦，綺，粉，若，華，夕，曜，塵，深，氣，透，傳，明，數，絳，絳，似，綠，天。左右有異，表，裏，紫，青，從，嶺，而

上氣盡金光。半山以下，純爲黛色。情可以神居帝郊，氣控湖漢者也。若溥海所積，溪壑所射，鼓怒之所厲，繁薄瀨之所宕，濛則上翳，蔕浦下至。稱洲南澤，鷲爪北，每雷激，削長埤，短可數百里。其中騰波觸天，高浪灑日，吞吐百川，萬瀉萬壑，輕煙不流，華射振濛，蘋草朱陸，洪濤騰擊，散澳長驚，電透箭放，管壑崩裂，崩崩裂，回沫冠山，奔濤空谷，礫石爲之摧碎，碎岸爲之散落，仰視大火，俯聽波聲，愁魄存息，心驚悚矣。

他是以作賦的氣局來作書的。但是像「從嶺而上，氣盡金光，半山以下，純爲黛色」這種白描法，就不是平常作賦手所能作到的了。同時像吳叔庠與朱元思書，氣概雖不如鮑鮑，而精細似尤過之。

風煙俱淨，天山共色。從流飄蕩，任意東西。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，奇山異水，天下獨絕。水皆縹碧，千丈見底，游魚細石，直視無礙。急湍甚箭，猛浪若奔。夾崕高山，皆生寒樹，負勢競上，互相軒翥。爭高直指，千百成峯。泉水激石，泠泠作響，好鳥相鳴，嚶嚶成韻。鯉則千轉不窮，猿則百叫無絕。鸞飛戾天者，望幸息心；輕綸世務者，窺谷忘反。橫柯上蔽，在晝猶昏；疏條交映，有時見日。

我們要知道以描寫山水風景爲題材的，要算是始於謝靈運。謝氏的詩乃至他的詩題，莫不與上面所述的寫景文有同音之雅。可見這是當時一種風尚，遍於南北。正如齊梁人喜歡以女子爲題材一樣。但是謝氏本傳說他性好游山，以至山中人疑心他是山賊，這又是文學風尚與現實生活有密切關係的證據了。

寫景綺麗，是齊梁文的特長，這樣一來，文體也就輕艷了許多，而漢魏厚重之風，爲之一變。

這個時代的美文，既然逐漸向「均齊」方面發展，他是特長他的用字，他的造句，他的取勢，都以均齊取得流美的態度。同時卻也保存一種健厚的風骨，所以尤與寫景文爲合宜。試以左列各段，證明他的流美：

謝靈運《宋孝武宣實地誌》（文選五十七）玄丘樹縹緇，露降分高，唐澤雨，巫山觀雲，發發蘭，光啓玉度。望月方嶺，瞻星比髮……帷軒夕，獻
格展邊，離宮天遠，別殿雲懸。練衣虛懸，組帳空輝。巾見餘輻，匣有遺絃……
孔稚圭《北山移文》（文選四十三）使我高霞孤映，明月獨舉。青松落陰，白雲誰侶。禰石摧絕，無與隣。石暈荒涼，徒延佇。至於還歸入幕，寫露出
檣。憑帆空分，夜鳴怨。山人去兮，嗚猿驚。昔聞投管逸海岸，今見解蘭轉塵纒。

這種是近於賦一類的作品。在前一類例子，不過顯出他的精麗濃厚工穩。而後一個例子，更顯出佻蕩的態度，遠不似漢魏人的樸厚了。

就賦來說，像謝莊的月賦，可以說是獨開一派。

謝莊月賦(文選十三)陳子初魯應劉端愛多暇。綠苔生閣，芳塵凝樹。惜馬放懷，不恰中夜。迺清關路，騎桂范。騰吹寒山，琪蓋秋阪。階清露而怨，登崇岫而傷遠。……若夫氣霽地表，雲歛天末。洞庭始波，木葉散脫。菊散芳於山椒，鴈流哀於江浦。升清質之悠悠，降澄輝之颯颯。列宿掩綉，長河結映。玉祇雲凝，圓耀水鏡。連觀霜結，周除冰淨。君王適厭長懷，樂實寡。收妙舞，弛清縣。去燭房，卽月殿。芳酒登鳴琴，麝若媽涼夜自。清風絮成韻，藉懿莫從。騶孤邁進。聆皋禽之夕聞，聽幽管之秋引。

到了齊梁之間，更衍成一種抒情的賦，用綿麗的色彩，寫幽怨的情緒。這一派以江淹爲最好的代表。

江淹別賦(文選十六)黯然而已矣！況秦吳兮絕國，復燕宋兮千里。或春苔兮始生，乍秋風兮暫起。……又若君居淄右，妾家河陽。同瓊佩之晨照，共金縷之夕香。君結綬兮千里，情瑤草之徒芳。慙幽閨之琴瑟，晦高臺之流黃。春宮闕此青苔色，秋帳含茲明月光。夏潭清兮荷不暮，冬紅凝兮夜何長。織錦曲兮泣已盡，迴文詩兮影獨傷。……下有芍藥之詩，佳人之歌。桑中斷女，上宮陳娥。春草碧色，春水淒波。送君南浦，傷如之何。至如秋露如珠，秋月如珪。明月白露，光陰往來。與子之別，思心徘徊。

不獨於賦，凡是寫景寫情之文，用之於記序書啓的，無往不然。

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(文選四十六)……於時青鳥司開，條風贊歲。粵上斯已，惟暮之香。同律克和，樹草自樂。禊飲之日，在茲風舞之情。感蕩去肅，表乎時訓。行慶動於天聰，載懷平圃，乃聽芳林。芳林園者，稱地奧區之濤，丹雘若水之舊。殷殷均乎姚澤，飄飄尚於周原。狹雙邑於未安，陋譙居之猶褊。求中和而輕選，揆繁緯以裁基。飛觀神行，虛榜靈構。離房乍設，層樓間起。負朝陽而拉殿，跨靈沼而浮榮。竊文虹於綺疏，浸湖泉於玉洞。幽藎葦薄，秩秩斯干。曲拂運迴，潺湲徑復。新萍泛沍，華桐發幽。繡天采於柔黃，亂嚶聲於綠羽。……

哀江南賦的起源，可以說是多方面的。他的凝重處很像陸機，輕艷處很像江淹，而最擅長的特色，所謂長驅千里，的氣勢，掩抑悲壯的聲調，卻的確是從鮑照而出的。

鮑氏所作諸賦，最能代表其個性者，莫如蕪城賦。試看他末尾一段：

……崩榛塞路，殫嶸古道。白楊早落，塞草前衰。種稜霜氣，蔽蔽風威。孤蓬自振，驚砂坐飛。灌莽杳而無際，豐蕪粉其相依。通池既已夷，峻隅又已頽。直視千里外，唯見起黃埃。慨思寂聽，心傷已摧。若夫溼屬關，帳歌堂舞閣之基。璇淵碧樹，戈林約渚之館。吳蔡齊秦之聲，魚龍爵馬之玩。昔蕭歌燼滅，光洗響絕。東都妙絕，南國麗人。憑心執質，玉貌絳唇。莫不埋魂幽石，委骨窮塵。豈憶同輿之愉樂，離宮之苦辛哉。天道如何，吞恨者多。抽琴命操，爲蕪城之歌。歌曰：邊風急兮城上寒，井運滅兮丘壘殘。千齡兮萬代，共盡兮何言。

細加體會，他是以散文之氣勢裝上駢文的色澤，而散文氣勢何以能應用於駢文，則全在下列諸端：